

「八一四」再回笕橋空戰場

· 宋孝先 ·

序

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，我空軍第四大隊飛行健兒，在杭州笕橋上空大勝日本空軍的輝煌戰果，轉眼已屆七十四周年；踵武前賢，遙念英烈，循著歷史軌跡，想像當年空戰奮勇殺敵的激烈情景。筆者今依據戰史，以多年飛行的經驗和筆觸，引領讀者再回笕橋空戰場，一起緬懷我空軍先烈先賢的光榮史蹟。

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下午三點多，緊鄰杭州灣的空軍笕橋機場，烏雲密布，不時飄著雨水，實在不是飛行的好天氣。

空軍第四大隊高志航大隊長乘小比機DC-3率先飛抵笕橋，靜靜地站在跑道頭，仰望天空，眉宇間藏不住隱憂和焦急。八月十三日他領受了支援淞滬戰事任務，八月十四日上午即下達十萬火急的命令，限駐紮河南周家口第四大隊飛機，在八月十四日前全部飛抵笕橋機場，準備對發射艦砲支援陸戰隊登陸的日本艦隊，施以殲滅性的一擊。看到惡劣天氣，不禁為戰鬥伙伴的飛行安全擔憂；第四大隊飛機能否安全通過航路上的雷雨，降落笕橋機場？這些空中兵力，是他殲滅日本艦隊的籌碼；事關淞滬戰事成敗，肩頭責任不可謂不大。

日軍駐在臺灣的海軍木更津和鹿屋航空隊，卻利用天氣掩護，起飛了兩個編隊的「三零」九六式重型轟炸機，朝杭州笕橋機場而來。日本空軍的假想敵是蘇聯空軍，在民國二十年的一二八淞滬空戰，日軍擊落四架中國軍機，此次轟炸笕橋機場，便覺如探囊取物，殊不知

算盤打得大錯特錯。

早期中國空軍剛成立，飛機性能落後，被日本空軍予取予求。但經幾年秣馬厲兵，加上高志航、李桂丹都是東北人，在家鄉淪陷日軍後，義憤填膺，充滿救亡圖存氣慨，一心想消滅日軍回老家，替國人出口氣。日軍以為利用雲層掩護，投下炸彈，就可把機場夷為平地。他們浩浩蕩蕩來，真沒把我國空軍放在眼裡。海上觀測站傳來情報：「雲上有隆隆飛機引擎聲，從臺灣方面來，朝杭州方向而去。」機場接到訊息，拉起「嗚——嗚——」防空警報。高志航臉色大變，心想機隊如在此時落地，豈不遭到日機襲擊？



1971年筆者服務四大隊時與F-100留影

當此危急時刻，四大隊機群抵達笕橋上空。李桂丹率領的二十一中隊和毛瀛初的二十三隊霍克Ⅲ，突穿陣陣雷雨，分別飛到笕橋機場上空。瀾漫航路的雲霧，能見度極低，機群無法編隊；李桂丹憑著對地形的熟悉，飛到雲下，穿越山谷，令機群採跟蹤隊形，一架「咬」住一架，跟著前機白色又略帶泛黃的尾燈（飛機燈光配備是左紅、右綠、尾白）。另黃光漢率領的二十二隊於廣德加油後，隨後亦到。

終於來到笕橋，李桂丹率先降落，在積水飛濺的跑道，望見了久候的高大隊長；一滑到停機線，高志航就飛奔而至，大喊：「不要關車，日本鬼子的飛機已經到達杭州上空，一半兵力起飛迎戰，一半兵力加油待命出擊。」總站人員更急切地通知敵機來襲，趕快起飛。

緊急升空迎敵 健兒首戰立功

在風吹雨打中，高志航找到自己的霍克Ⅲ型座機，立即換下飛行員，推滿油門，加足馬力起飛；剛才換手的飛行員高呼：「大隊長，油不多了！」但敵機當前，高志航顧不得那麼多，聲聲呼喚和著螺旋槳聲，飄盪空中。高志航一帶機頭，閃電般率領四大隊健兒，躍上雲層殺敵去了。李桂丹一聽敵情，頓時忘了兩個多小時勞累顛簸，掉轉機頭，依指示率領一半兵力起飛迎敵，緊跟著李隊長的二號機柳哲生和三號機王文驊，同時升空編隊搜索，其他隊員亦紛紛起飛。面對空中豺狼，雲中健兒，看到塗滿「太陽」徽誌的「三零」九六式重轟炸機，眼都紅了。腦海只有一「報仇雪恨」四字，如熱血雄鷹，衝入敵機群中。第一批到達杭州的十一架日軍轟炸機飛行員怔住了，沒見過這種不怕死的打法，不得不趕緊避開。但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我空軍健兒瞬間從機頭射出一條條長長火鏈，像雷電布滿天空，氣勢如虹。

高志航很快就「咬」住其中一架日機——入場炸中油罐車起火燃燒而暴露行蹤，在突進中，日機沒命地俯衝；高志航那能容它逃出火線，一個鴿子翻身推下機頭追上，和同袍譚文合力射出了火舌，日機立時火光四濺，映紅雲海，像一團火球向半山栽下去。

高志航首戰告捷，立了首功。李桂丹、柳哲生和王文驊等三位飛行員不甘示弱，輪番發起攻擊，見一架飛機自雲堆鑽出，即相互示意跟上去，證實為日機後，一到射程內，三機一起用寇提槍攻擊，敵機隨即墜毀於錢塘江口。我空軍健兒為捍衛國家安全，早把生死置之度外，錢塘江上空，在槍聲、砲聲、火光、硝煙中，高志航再度重創一架日軍「大串機」，左引擎熄火，勉強飛回臺北迫降；而在廣德加油重飛來寬橋的二十二中隊，到翁家埠上空，分隊長鄭少愚發現一架在廣德附近投彈後折回的日機，追擊至曹娥江，連攻六、七次，予以重創，迫降於基隆社寮島（今和平島）後報廢。

在半个鐘頭的激戰中，第四大隊重挫了日本航空隊，其餘日機見狀，即竄逃回臺灣。

中華民國空軍大勝日本空軍，打破了日空軍不可戰勝的神話，舉國歡騰，士氣大振。緊接著，第四大隊、第五大隊和第三大隊健兒，又在杭州、南京、武漢、蘭州、成都……等戰場，大勝日本空軍。不過，我空軍健兒在抗戰時，將碧血灑向天際，為國捐軀的精英也不少，如閻海文（二十二歲）、沈崇誨（二十七歲）、高志航（二十九歲）、樂以琴（二十四歲）、呂基淳（二十五歲）、巴清正（二十三歲）、劉粹剛、劉樹藩……，不勝其數啊！

我飛行員在空軍草創時期，兵力、飛機、武器、裝備和數量，都居劣勢，卻能奮不顧身，以生命捍衛領空，開創「以寡擊衆、以弱敵

強、冒險犯難、犧牲奉獻」的寬橋精神。此後，我空軍在此精神孕育及感召下，在臺灣多次空戰中迭創佳績，甚至二代機換裝，也在歷任總司令領導下，以一半兵力擔負戰備，一半兵力接換新機，交出了亮麗的成績單。我空軍健兒就是秉持著寬橋精神，六十多年來踵武前賢，確立了臺海優勢的制空權，今日復興基地——

路邁向自由、民主與繁榮，優勢的空防可以說厥功至偉。臺灣海峽雖然是我們天然的屏障，但是根據海島作戰的特性，惟有絕對的空權優勢才能保障國防的安全，未來，政治、經濟、外交無一不是以堅固的國防為後盾。惟有繼續發揚寬橋精神，確保臺灣的空優，才能開創臺灣成為永世的民主自由聖地。

F-35閃電II戰鬥機之發展近況

麻里蘭州派特森河海軍航空站(Naval Air Station Patuxent River, Md.)消息，海軍陸戰隊之垂直起降型(STOVL) F-35B，已完在陸地的垂直起降測試課目，以及百分之八十的短場起落課目。測試的結果顯示，F-35的飛行性能近似於F/A-18。

F-35B在過去兩年，因為進氣門及次系統的某些問題，受到國防部長蓋茲的批評，而導致此構型停留在留校察看時期。

具有F/A-18豐富飛行經驗的F-35B試飛官表示，F-35B的試飛狀況很不錯，我們在馬里蘭基地飛了十二個架次，包含垂直起降課目，以及完成百分之八十的短場起落課目，到秋天我們就要在兩棲攻擊艦上試飛。

F-35B也即將在佛羅里達州·艾格林基地(Eglin Air Force Base, Fla)進行飛行包線的飛測，試飛官表示，F-35B在各種不同外型下的速度、能量及運動能力，近似於F/A-18及海軍型F-35C，且F-35B的加速性能以及瞬間轉彎率，皆優於F/A-18。

一位海軍戰術戰鬥機兵器學校的戰精教官表示，F-35的雷達科技及匿蹤

機身設計在視距外作戰時很佔優勢，另外在執行密支作戰(Close Support)時，匿蹤外形也是一項利器，美國打算操作F-35達三十至四十年。

F-35最重要的科技是各型感測器，網路作戰能力和APG-81主動電子掃描陣列雷達(Active electronically Scanned array radar, AESA)。F-35的航電軟體BLOCK 1，即將展開操作訓練，海空軍F-35A/C型，預定在軟體升級至BLOCK 3時，始具備初始戰備能力(IOC)。陸戰隊F-35B在110111年，使用BLOCK 2B既達到IOC能力。

陸戰隊計畫採購二百四十架F-35B，部署於兩棲攻擊艦上及各海外遠征基地，也計畫購買八十架海軍型F-35C，成為航空母艦上兵力的一部，將成立五個中隊，每隊十架，陸戰隊將於110114年接收前三架F-35C。

F-35C已經完成了超音速試飛，及航艦起落測試，今年六月在派特森河海軍航空站進行G限飛測。